

在我的眼里,朋友似乎只须分成两类:爱喝酒的和不爱喝酒的。爱喝酒的,如果前面再加一个“酷”字,那就更简单了,一见如故,互相倾慕,尤其是在酒桌上,三杯落肚,一切好说,“醒时相交欢,醉后各分散”。至于不爱喝酒的,就有好几类,一是不能喝,据说是祖上遗传,滴酒不沾,从来如此;二是能喝一点,但是不爱那个味,故每每只能象征性地地点到为止;三是也许有点酒量,但

## 爱喝酒的「错」

管继平

管继平  
有各种不能喝的理由,或是开车,或是过敏,或是备孕,或是待会儿有任务云云……总之,爱喝的理由总是相似的,而不爱喝的理由,则各有各的不同。印象中的一斋(徐庆华)兄,应也属后三类人群。

认识一斋兄估计快三十年了。三十年来,自然也一起吃过多次的饭,喝过不多次的酒,就在彼此不经意时,吃着喝着,我们都从少年成长为青年,又从青年摇身一变,逐渐走向老年。不过,一斋兄还丝毫不老,他时常挥舞着如椽巨笔,英姿勃发,叱咤江湖,就如我刚认识时那年轻的模样。

记得初访一斋兄,好像还是上世纪90年代,某年某月的某一天,那是一张年轻的脸。在他中兴路的那幢老宅,我随画家耿

母亲养的三只小狗,名字都叫小熊。第一只小白狗是走丢的。第二只,是我从同事家带回来的。母亲抱在怀里很高兴。这只小狗养了两年,在一个冬天的下午失踪了。母亲出门去找,最后打听到有狗贩在周围活动,有几只狗都遭了他们的毒手。母亲将自己关在卧室里。过了两天,她在学校上课的时候,讲到一个跟狗有关的动词时,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她平息了情绪问学生,谁家里有多余的小狗?有个学生举手说,家里的大狗刚生了一窝。当天晚上,母亲买了很多水果,去这位学生家带回了一条小狗。它就是现在的小熊。

小熊还没有满月,黑白相间的毛发里眼睛还没睁开。母亲买了专用的奶粉,每日喂养它。她经常给它梳洗身体,有时批改作业时,就把小熊放在膝盖上。小熊也习惯了跟人相处,晚上就睡在人的脚下。

等小熊的骨架大起来,我们经常带着它去郊野公园。有一回,我们在湖边散步,小熊一头跑进了油菜花地里。等我们在路的尽头呼喊它,它这才跳将出来。身上满是黄色的花粉,好几只蜜蜂围着它转。母亲给它擦花粉时,它不停地舔母亲的脸。

小熊长到四岁的时候,遇到了一次意外。那天晚上,他们带着它出门散步。看到周围没有人,便松开了绳子。他们在聊天时,忽视了小熊。等反应过来时,小熊不见了。母亲找遍几条街也没有发现它的踪迹。母亲一言不发地回到家里。到了后半夜,她听到挠门的声音,跑过去开门。在她眼前的小熊满身淤泥,脊背上还有血迹。母亲伸手去碰,它连连后退,发出凶恶的叫声。小熊进屋后,便往黑暗的地方钻。最后它趴在床底再也出不来。

从此,它对产生了隔阂。母亲说,它准是被人抓住了,自己又逃了出来。否则身上不会有血迹。母亲给了它一段独处的时间。每天她准备一些骨头放在床边,然后对它说几句宽慰的话。过了两周,小熊从床底爬了出来。母亲小心给它洗了澡,给它换了一个新的狗窝。

忠平约好同往。不记得那天有什么主题,似乎只是随便聊聊天。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,莫过于他家那间偌大的书法工作室,房间的面积足有二三十平方米,一溜的长桌,宽阔、大气、舒展,笔墨纸砚、印刀印石印泥,都可任意摊开,写字画画刻印,几乎干什

么事都行。联想到自己,彼时还蜗居在狭小逼仄的弄堂里,真是对他那创作环境羡慕不已。不过,自惭之余也会学会换个角度自我安慰:没有像样的地方施展,可能也是写不好字的理由所在,所谓“工欲善其事”,必先有工作室啊!后来一斋兄迁居,工作室也必是他考虑的首选,松江的天工园、杨浦的杭州路,皆为高耸宽敞之所,很适合他那种上天入地、翻江倒海式的大创作。一斋兄和我差不多同年,但我很早就说过,他是我辈书印同道中的佼佼者,年轻时就有高远的志向,日后如蛟龙得云雨,终非池中物也。而且,随着工作室的逐步变大,一斋兄的字也越写越大了,古人所谓的擎窠大字,已被他一再突破,去年,他于浦西第一高楼白玉兰广场,高空楼顶之上,蓝天白云之下,挥毫书写了数十米的巨幅“我爱北外滩”,令人叹为观止。

一斋兄的草书,结体

朴拙,线条厚实,书写时迅疾果断,节奏感强。尤其是近几年创作的巨幅草书,显然已渐入佳境,初凝轻烟澹古松,又似山开万仞峰。而且愈写到后面,愈见神采飞扬,笔墨酣畅,横扫千军。然而,我们看草书,自然就会想到善于酒酣兴作的“醉张颠素”,就会联想到喝酒和草书的关系。一斋兄也常为朋友挥写一副草书联:“狂来轻世界,醉里得真如”,

一斋兄的草书,结体

## 小熊

徐畅

母亲每天都跟它讲话。又过了一阵子,小熊才慢慢地亲近我们。

小熊到了六七岁,步入了老年。有天晚上,它散步时,一下子倒在了地上。没两天工夫,小熊变得奄奄一息。我们都觉得它是不是老了?母亲摇摇头说,老了,也不会这样。送去医院检查后,医生说,是贫血,导致贫血有很多原因。发情也是一种。医生问母亲,小熊做过绝育吗?母亲说没有。她固执地觉得绝育是伤天害理的行为。医生决定当天就做手术。

到了晚上,医生给母亲打电话,再次确认并补充说:你没给它吃过什么东西吧?母亲愣在那里。她看了我一眼,迅速丢下手机跑到电脑边去查。她自语着说,洋葱,准是洋葱。前几天,有个朋友来吃饭。吃饭时,小熊一直围着他。他很有可能朝它碗里放了洋葱肉片。

母亲赶到医院,阻止了手术。医生说,这样的话,只能输血,但是费用很高。母亲坚定地说,先救活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,小熊的鼻子上冒出了热汗,爪子也动了。医生对我母亲说,要是做了绝育手术,它肯定死了。母亲低下头,忽然捂住了脸。

过了几年,我们的孩子出生了。母亲来到上海照顾。过了半年光景,有一天父亲打来电话。他说,你知道吗?我很孤独。我说,怎么了?我感到疑惑。他又说,小熊没了。它年纪太大了,走路都没力气。父亲说,我不敢跟你妈妈说。我把它最后一张照片发给你。

照片上的小熊蜷缩在窝里,眼神没有一丝光芒。我低头走下楼,在周围转了一圈,才回到屋里。我对母亲说,妈,你到阳台上来。

她走到阳台上,疑惑地看着我。我说,我爸打电话来了,他说,小熊没了。母亲哦了一声,脸上的神情暗沉下去,仿佛有一束光猛地消逝了。她转过脸去,肩膀在颤抖。紧跟着,她把脸埋在臂弯里。她呜咽着说,往后家里不养动物了。再也不养了。为什么呢?我问。

因为……因为……母亲没有说出口。她低着头走回了屋里。

芬兰影片《一个不愿观看〈泰坦尼克号〉的盲人》,片名有点长,也让人好奇:盲人怎么看电影?他为什么不愿观看?这部电影的主角亚科,是一个影迷,他患有多发性硬化症,这个病致他眼盲,使得他无法继续观赏电影。但本片只是把亚科这个爱好作为背景,我们所看到的,是他如何在艰难的生活中,勇敢地去寻求自由、爱和幸福。

影片开头亚科眼睛的特写,还有手机语音的引导方式,比如:有人来电,接听;购买彩票,回上一层;网站广播,收听……把亚科的生活困境历历展现。他不仅眼盲,而且这个病使他胸部以下不完全瘫痪——还会疼痛和抽筋,他所有的行动,只能靠听觉,在黑暗中摸索前行。电影中有一个他摔倒的镜头,自己根本无法爬起来。

亚科独居,尽管父亲会定时来电问候,护理员会定期上门服务,但每天让亚科牵挂的是一个叫希尔帕的女人,他们几乎无时无刻地通话。手机是这部电影最重要的道具。从他们聊天里得知,希尔帕也身患重病,他们同病相怜,互相慰藉。他们在网络相

那么,写草书是不是一定要喝酒?最好是喝醉?其实也未必。王羲之题在壁上的字,被王献之擦去重写,还自以为不比老父写得差。正洋洋得意时,王羲之回来又看到壁上的字,竟说“吾去时真大醉也!”可见,他认为醉后写的字是不满意的。但为何大家还是认为草书必以酒后书写才状态最佳?据我看,这主要就是因“醉张颠素”的传说,而给人带来了千百年的误解。历史的误解,往往具有神奇的魔力,有时人们宁可相信误解,相信传说,也不愿相信事实。所以说,一斋兄不喜欢喝酒,却喜欢挥毫写大草书,那一定是他的“错”。

我有一位老师,年轻时在唐云家玩,正到饭点,唐先生便邀他一起用餐。顺手取出两个酒杯,一一斟满,年轻人急忙摆手说不行不行,还从未喝过酒。唐先生笑道:搞书画的,哪能不喝酒呢?!从此,其酒量被唐先生发掘……如今,这位老师也年逾古稀了,但酒量丝毫未减,一直处于鼎盛期。

新学期报到的那一天,我走进校门,遇上了一个印象中很活泼的孩子。

但今天的他似乎有些不同:拖着一只大号旅行箱,紧缚着脸的口罩后面藏匿着一双鹿眼,显露出随时都要逃跑的张皇。

看到这样的神态,我犹疑了一下,但出于礼节,我还是习惯性地招呼着:“来报到啦。”说真的瞬间,我自己都因问了一句意义不大的话而感到局促,但那孩子颌了一下头,算作回应。我还是高兴的,因为疫情,我们半年没有见过面了。

走向办公室的途中,我又陆续见到了几个我已教过一年的孩子,但他们像是见到了新老师似的,有的只是望了我一眼,有的甚至直接转了向。

其实,这情景在我来校前已然脑中预演了很多遍,却没想到实际要更加糟糕。隐匿在网络屏幕背后的我们,让时间垒砌了一个沟通障碍之墙。老师无法时时看到屏幕后孩子们或疑惑、或求知的眼光,学生也无法明了老师们或关

识,甚至还没有见过面。导演泰穆·尼基把希尔帕甜美的声音,还有亚科脸部表情特写组合起来,让他们的相亲相爱,充满一种温暖的色彩。他们聊各自的病痛,各自对生活的态度,各自对对方的关心。

## 不愿观看《泰坦尼克号》的盲人

刘伟馨

亚科失明前,看过大量电影,他收藏DVD、录像带,还有若干蓝光。导演泰穆·尼基几乎一有机会,就让亚科有表现资深影迷的机会:他叫希尔帕“沼泽怪物”;他想象希尔帕是《异形》里的蕾普利;他说喜欢开007跑车;他摔倒,说“被洛基打倒了”;他打趣护理员,说她像护士拉契特——《飞越疯人院》的角色;他喜欢约翰·卡朋特的电影《月光光心慌慌》《纽约大逃亡》;他把劫匪认作《冰血暴》里的两个坏人……很有意思的是,他对《终结者》《异形2》和《深渊》的导演詹姆斯·卡梅隆去拍摄《泰坦尼克号》大为不满,称这部电影是“史上最贵、做作的

大片片”。尽管他有这片的影碟,但连包装也没有拆。而希尔帕却喜欢,她说:“我想当冰川,不过,我应该是泰坦尼克号。”

佩特里·波伊科莱宁扮演亚科,他是导演的朋友,现实生活中也患有多发性硬化症,失去视力,没

有人比他更有真切的感觉。电影里有几个亚科跑步时的特写,这是他的梦境。还有一个最抒情最梦幻的片段,电话两头亚科和希尔帕模拟跳舞,亚科放着手机音乐,希尔帕诉说着心声:“我紧紧拥抱着你,抚摸你的脸颊,你的脖子,轻轻往你耳朵吹气,我正搭上飞船,横渡天空飞向你……”此刻,亚科随着音乐,晃动满是陶醉而悲伤的脸,想象中希尔帕双手抚摸他的脸,让他感到幸福;而两个重病人的现状,又让他感到沮丧。

本片的前一部分,场景都设置在亚科的家里,亚科和希尔帕,

互诉衷肠,好像是言情片;当希尔帕重病,亚科决定单独去看望她时,电影变成了冒险片。两趟出租车加一趟火车,一千多公里,三小时车程,对一个正常人可能无所谓,但对一个坐轮椅的盲人来说,却是艰难的。导演泰穆·尼基设置了亚科遭遇两个小流氓打劫的情节,这让电影变成了惊悚片,完全颠覆了亚科的预期:只需要五个陌生人帮助,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。这是一部盲人视角的电影,浅焦镜头,除了主角,背景模糊一片,这两个小流氓,和影片其他角色,比如护理人员、出租车司机、火车站服务员等一样,都没有露出真容。但所有历险,变成了和劫匪一场斗智斗勇的周旋,小流氓最终离去,废弃的仓库,只留下亚科孤立无援的身影。

亚科离开家去找希尔帕时,欢快地叫唤:“自由。”当他挣扎着跑出仓库,摔倒,醒来后,又一次叫唤:“自由。”在好心人帮助下,他最终见到了希尔帕,两人相拥而泣。他带给她的是什么礼物?讲述爱情的影碟《泰坦尼克号》。



读碟



一个人的黄昏(油画)钟鸣

诗外”必有其真理在焉,还是唐云说的对,搞艺术的如果再爱喝点酒,那必然“神力”的。所谓“功夫在



## 看见 三耳秀才

低头,看见——  
低头看见水中天,夏季了,天上有白云朵朵。  
低头看见琼楼玉宇。天上的楼宇,隐隐约约,仔细起来,也分明。

切、或忧虑的心绪,可怕的沉默就在联系的疏离中滋生。

我对这样的沉默感到没来由的恐慌,像是初次任教那样,怯生生地走上讲台,孩子们低着头,我又何尝不是如此?

我环抱着手臂,试探着向孩子们挪了一步,问出了我的第一个问题。无人作答。

我清了清嗓子,松开了手臂,微笑着重复了问题。有人抬起了头,望向了,是报到时碰到的他。

我猜他想要回答。我注视着他的眼睛,并走向了他座位旁的过道,俯下身子,拍了拍他的肩膀,鼓励他:“试试看……如何?”

嘀嘀嗒嗒……孩子们的脑袋埋得更低了。他四处张望着,终究还是为难地站起身来,快速而含糊地回答了一句,以至于我甚至都没听清。我几乎想要放弃了。

但我不能这样。我再次鼓起

勇气请他将这个问题代人自身来想想。

“我是这么想的……”在他说出这一句时,我如释重负,更出乎我意料的是,在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后,竟开始侃侃而谈起来,说的是我们在网课期间讨论过的内容,说是重回学校读书的几点想法、几点愿望,说是看到老师笑脸时的喜悦,班上的孩子们也在听到了感兴趣的内容后,陆续抬起头来,眼神渐渐从游离变得聚焦,班上的气氛再次回到了过往。

当课堂上和谐、愉悦的氛围再次向我奔涌而来时,我看到并且发现,重回学校,需要调整的不单单是学生,而是我自己。

打破沉默、心灵共鸣,投身学习,终究会击破那些因回避而堆叠出的心的壁垒,这一点,相信学生比相信自己更重要。

## 十日谈

重返校园

责编:王瑜明

看懂神兽,让我们更智慧、更从容地做自己。